



“农旅文”融合发展 遵义花茂村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

中经记者 黄永旭 遵义报道

9月，漫步在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花茂村的乡间小道上，白墙黛瓦的黔北民居错落有致，平整的柏油路蜿蜒至家家户户门前。

当年，红军长征路过花茂村，播撒下革命的火种；如今，在新时

代的“长征路”上，花茂村人正以另一种方式续写着奋斗的故事。

2015年6月1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，在村民的小院里与大家聊家常、谈发展。总书记说：“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我们检验工作的

土地“加减法”催动现代农业

土地实行宜机化改造后，曾经的撂荒地变成了抢手货。

过去的花茂村，山地多、地块零碎，小块“巴掌田”分散在山野之间。青壮年外出打工，留守的老人无力耕作，土地撂荒成为常态。“那个时候老百姓种植自己吃的基本的一些谷物稻物，对于农作物的发展，集体经济上面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概念。”花茂村工作人员杨丹丹回忆。

改变始于2015年前后引进的山东寿光九丰农业公司。这家龙头企业的到来，让花茂人第一次见识到“大棚果蔬”的潜力。但真正让土地“生金”的，是一场名为“土地宜机化”的改革。

“以前，我们这边毕竟是属于山地，土地不是特别的平坦，人工花费比较大。”杨丹丹介绍。花茂村推行宜机化改造，将零散的小块田合并为大块田，配套建设高标准农田。起初村民顾虑重重，“土地是农民的根”，老支书挨家挨户做工作，群众会一个月开好几次，晚上走访到12点。

如今，全村1.31万亩集体资源中，农用地达12038.55亩，连片土地实现了机械化耕作。“现在全是机械化。”杨丹丹说，“减少了人工成本，引进了农机去播种、收割。”

重要标准。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，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要是笑，就说明政策好。要是有人哭，我们就要注意，需要改正的就要改正，需要完善的就要完善。”

11年过去，《中国经营报》“再走长征路·见证新时代”采访组走进这个曾名“荒茅田”的山村——花茂村，曾经“鸡鸭满地跑，尘土满天飞”的旧貌早已不见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塑胶文化广场上孩童的嬉闹声、蔬菜大棚里农户忙碌的身影，以及陶艺馆和造纸坊里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。

土地流转费用统一为每年每亩800元，村民既能收租金，又能在家门口务工。

在合作社的大棚里，种植户杨少娥正忙着采摘西红柿。“今年总共种了黄瓜、丝瓜、西红柿三种。”她算了一笔账，“西红柿一亩地产量就在一万多斤，一亩地能卖一万多元。”像她这样在合作社务工的村民，按产量计酬，“一年挣两三万元吧，在家门口挣两三万元也挺不错的”。

土地实行宜机化改造后，曾经的撂荒地变成了抢手货。杨丹丹介绍，土地流转给专业合作社，形成了“党组织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，村民获得“租金、股金、薪金”三重收益。村集体经济收入从2015年的十几万元，飙升至2025年的1481万元，翻了近100倍。

“以前基础设施比较差，现在我们把它给铺成了塑胶的，打造了5个文化体育广场，以及交通便道、通组路和串户路全部铺平了。”杨丹丹细数变化，“以前鸡鸭满地跑，下了雨之后路基本过不了，现在家家户户修盖成了黔北民居的建筑风格。”

传统非遗变身“潮”产业

如今，母先才的陶艺馆年收入达到30万元，翻了10倍。

如果说现代农业是花茂村的“筋骨”，那么非遗文化则是其“灵魂”。花茂村拥有土陶和古法造纸两项非遗，过去它们只是村民谋生的老手艺，如今却在“乡愁经济”的催化下，蜕变为带动致富的“潮产业”。

贵州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花茂土陶传承人母先才做了大半辈子陶罐，12年前他的陶艺馆年收入不过3万元，“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想干，对这个东西没有太大把握，怕钱投进去回不来”。

转机出现在2014年花茂村发展乡村旅游，以及2015年总书记的到访。“总书记来了，到我们家就看到了，没想到在一个小小的村落还有人在做土陶罐子。”母先才说。

总书记的关注让土陶技艺成功“破圈”。如今，母先才的陶艺馆年收入达到30万元，翻了10倍。“游客多了之后，对我们传统手艺的认可更高了，就有很多人购买我们的陶艺产品。而且，现

在不像以前要把它担出去、拉出去卖，我们在手机上就把产品卖掉了，全由快递公司寄送，既轻松又能挣钱。”

据了解，母先才的陶艺馆常年雇佣3位师傅和几名临时工，旺季时每天接待上百人体验土陶制作。母先才介绍：“小孩收费10元，成年人收费20元，烧制加邮再收20多元的费用，游客从亲自制作到收到成品，总共花费差不多40元。”许多研学团队、亲子游客慕名而来，“做好之后要给他们寄回去，他们很开心，说来到花茂村土陶制品很便宜，我说不是便宜，是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种非遗文化”。

与母先才的土陶相呼应的，是张胜迪家的古法造纸。张胜迪通过“凤还巢”项目来到花茂村，用外婆传给她的手艺造纸。以构皮树皮皮为原料的造纸术，在当地已有400多年传承历史。在花茂村的古法造纸坊——花茂人家，返乡大学生张梦滢正在指导

返乡创业“强引力”

返乡青年的加入，不仅带回了资金和技术，更带回了新理念、新思维。

十年前的花茂村，年轻人大量外流，“基本上是留守老人和孩子居多，青壮年觉得这点工资不够，选择出去务工。”杨丹丹回忆，当时全村外出务工的有两三千人。如今，这个数字锐减到三四百人。

事实上，村民从外出到返乡的巨大转变，源自乡村产业兴起的带来的就业机会和创业空间。“红色之家的老板王治强，以前是在外务工的，他是花茂村第一个返乡的，创建了全村第一个农家乐。”杨丹丹说，“他家做好了之后，村民们看到效益不错，吸引了许多原本在

外务工的村民回乡创业，开设了农家乐、研学机构、民宿等等。”

目前，花茂村沿线的农家乐已有五六家，虽受经济环境影响民宿规模有所收缩，但顺然农场及其他大型经营体仍可容纳上千人就餐和数百人住宿，研学团队络绎不绝。

返乡青年的加入，不仅带回了资金和技术，更带回了新理念、新思维。张梦滢将现代设计理念融入古法造纸，母先才用电商思维拓宽土陶销路，他们的实践打破了乡村发展的路径依赖，让传统产业与现代市场接轨。



傍晚时分，花茂村民在美丽的田间步道悠闲漫步。

黄永旭/摄影

游客体验造纸的乐趣。

张梦滢告诉记者，自己从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，就选择回到花茂村，从事古法造纸相关工作。“高考完就知道了家乡有这个手艺，每年的寒暑假都回来做志愿者。毕业之后想着自己热爱这个东西，而且离家近，可以照顾家里人。”

据介绍，古法造纸是用构皮树皮，整个工艺需49天，纸张可

保存800—1000年。为了拓宽市场，他们将鲜花、树叶融入纸张，开发出小夜灯、笔记本、团扇、冰箱贴等文创产品。

“旺季的时候，一天营业额两三千、三四千都有可能。”张梦滢说，虽然淡旺季分明，但她看重的是这份事业的意义，“这样的非遗文化在我们乡村传承下来，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，会让非遗技艺更有生命力，更有生机。”

依托“红色IP” 遵义苟坝村探索红绿融合发展新路径

红色资源“活”起来

苟坝会议会址的讲解员王婷，对那一段历史烂熟于心。2020年至今，她在这里讲解超过千场，但每一次讲到1935年3月10日那个夜晚，她仍会动容。“在所有人都赞同进攻打鼓新场的时候，只有毛主席坚决反对。他宁可丢掉自己上任不到6天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，也要坚持主张。”

这种“以少数搏多数”的坚持，构成了苟坝会议最核心的精神内

杜仲蹿出绿色富民路

从会址出发，沿山路驱车10分钟，一片整齐划一的矮化杜仲林映入眼帘。这是苟坝村2700余亩矮化杜仲种植基地的一部分。在遵义红枫圣源林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加工车间，工人们正将烘干后的杜仲叶打包，准备发往四川成都和湖南张家界药厂。

“过去我们种的是传统杜仲，主要剥皮入药，树长得很高，经济效益不好。”田云跃介绍，2021年，村里外出考察后决定引进矮化杜仲品种，专门采摘杜仲叶提取绿原酸，并开

红绿融合的乡村“好光景”

“春天看油菜花，夏天避暑纳凉，秋天摘果子，冬天品杜仲茶。”这是苟坝村向游客描绘的四季图景。

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人流，苟坝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生态种养。目前，全村有农家乐和民宿13家，村集体还建有一栋民宿，引入第三方公司经营。“今年是第一年，还在完善配套。”田云跃说。

田云跃介绍，每年3月，村里上千亩油菜花盛开，金黄一片，吸引大

核，也是这个村庄最独特的文化IP。然而，拥有IP只是起点，如何让IP产生持续的经济价值，是苟坝村过去十余年探索的主线。

“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们村党支部反复思考，苟坝守着这么好的红色资源，绝不能辜负。”苟坝村党支部书记田云跃说。2014年，借助遵义市旅游发展大会的契机，苟坝村开始系统性地对红色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。

发杜仲茶。“一次性投入，多年收益。一亩地种1200—1800株，三年后进入丰产期，每年可采两季，一亩年收入在5000元左右。”

发展之初并不顺利，“群众不理解，觉得风险大。”田云跃说，村干部和党员带头示范种植，合作社统一提供种苗、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，“看到第一批种植户尝到甜头，乡亲们才陆续跟上。”

吴玉花是苟坝村继光组村民，她告诉记者，自己在杜仲加工厂工作了两年多，工作时间比较灵活，

此后，苟坝会议陈列馆、苟坝会议会址、毛泽东住居、红军医院（黑神庙）、长五间以及那条被命名为“毛泽东小道”的山路，被串联成一条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。

数据显示，截至2026年上半年，苟坝村已累计接待游客800万人次，2025年接待游客约100万人次，其中国内研学团队、党员干部培训占较大比例，也不乏来自蒙古国的国外考察团。

每天能收入100多元。“从家走路到厂里20分钟，下了班还能回家带小孩，比外出打工强多了。”

记者了解到，目前，全村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7300余亩，其中矮化杜仲2700余亩，还种植了银杏、黄精、黄柏等。而且，村里建起了自己的初加工厂，配套杀青、烘干、打包等设备。2025年，仅杜仲叶干品产量就达300余吨，全部按照订单合同发往药厂。“现在是供不应求，我们不敢多签，因为产量跟不上。”田云跃说。

益。“大米、菜籽油、小龙虾，都成了游客的伴手礼。”田云跃说。

2025年，苟坝村接待游客100万人次。游客在苟坝停留的时间也在延长，从最初“逛一圈就走”，到现在“住一晚、看两场演出、带走一包特产”。“我们引进了长征沉浸式体验馆，模拟长征情景演出；还计划把娄山关大捷的情景剧引过来，让游客有看的、有吃的、有带的。”

收入变化最为直观，苟坝村村

“游客结构挺多样的，有学生研学，有散客，也有旅游团。”田云跃介绍，为了承接客流，村里已发展出13家农家乐和民宿，村集体还新建了民宿，交由第三方公司运营。旅游旺季集中在寒暑假，淡季则通过红色培训业务补足。

记者采访中，遇到贵州医科大学研究生耿骅骅随研学团队来到苟坝。在参观会址后，他感慨地说：“毛主席在政治局提出了否定的一

据田云跃介绍，更大的空间在“自主育苗”和“产品研发”上。过去，杜仲苗要从陕西采购，如今合作社依托科技特派员和农科院专家指导，实现了自主育苗。“不光自己种，还能卖苗给周边村镇。”与此同时，杜仲茶研发已进入尾声，商标注册完成，正在走检测上市流程。“我们的目标是让游客来到苟坝，不仅带走红色记忆，还能带走杜仲茶。”

在组织模式上，苟坝村采取“党支部+合作社+农户”的模式。2013年成立的遵义红枫圣源林业种植专

民人均收入从10年前不足万元增长到现在的2.5万元，村集体经济积累突破1000万元。随着收入的增加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，村里的基础设施全面改善，道路硬化、路灯亮化、环境美化；教育、医疗等各个方面都取得长足进步，村里的孩子上学不再愁学费，老人看病不再愁没钱。

“以前穷，年轻人往外跑；现在富了，年轻人往回跑。”田云跃说，村

票，最后通过截获的电报重新规划战略方案，红军得到新的生机。这种坚持真理的精神，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。”

红色IP赋能红色旅游，最直接的效应是周边村民就业。田云跃说，会址的保安、环卫、讲解员等岗位优先聘用本村村民。“以前群众都是到外地务工，现在可以就近务工，解决经济收入，还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。”

业合作社，现已发展成为国家级示范社，拥有股东近100人。合作社统一经营管理，农户可以土地、资金或荒山入股，享受分红。2025年，合作社累计销售金额达7000余万元，带动周边群众就业300余人。

“以前村里人大多外出务工，现在大部分回来了。”田云跃说，村里3000多人口中，在外务工的仅剩几百人。“在广州做中药材生意的村民回来了，在浙江打工的村民也回来了。在家门口挣钱，还能照顾老人小孩，谁愿意背井离乡？”

里有不少返乡创业的年轻人，有的搞民宿，有的做电商卖杜仲茶，“乡村有了活力，振兴就有了希望。”

从“一盏马灯”到“万亩杜仲”，苟坝村用实践证明：红色资源不仅是精神财富，更是发展动能；绿色产业不仅是生态屏障，更是致富希望。当红色基因与绿色理念深度融合，一个曾经“藏在深闺无人识”的小山村，正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阔步前行。